

插图珍藏本

尼采传

一个特立独行者的一生

*The Life of
Friedrich Nietzsche*

[法] 丹尼尔·哈列维 著

刘娟 译



47

贵州人民出版社

尼采传

一个特立独行者的一生

(法) 丹尼尔·哈列维 著

刘娟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采传 / (法) 丹尼尔·哈列维著; 刘娟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4

ISBN 7-221-06536-5

I. 尼… II. ①丹… ②刘… III. 尼采, F.W. (1844~1900)—传记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9206 号

尼采传

作者: 丹尼尔·哈列维

译者: 刘娟

责任编辑: 王培德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地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 510002

印刷: 首钢总公司印刷厂

开本: 720 × 970 1/16

字数: 210 千字

印张: 15.75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书号: ISBN 7-221-06536-5

定价: 29.80 元

目 录



1.....	第一章 童年
19.....	第二章 青年时代
41.....	第三章 弗里德里希·尼采和理查·瓦格纳——特里伯森
79.....	第四章 弗里德里希·尼采和理查·瓦格纳——拜洛特
125.....	第五章 危机与康复
147.....	第六章 查拉斯图拉的分娩
147...	I 永恒轮回的观念
166...	II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182...	III 海因里希·冯·斯坦因
193.....	第七章 最后的孤独
193...	I 善恶的彼岸
202...	II 强力意志
222...	III 走向黑暗
233.....	译后记

第一章



童年

路德派教会的年轻牧师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教授过神学。他妻子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牧师。由于忽略了时代思潮的新倾向以及他那个时代人们的焦虑和愿望，他也顺理成章沿着这条具有双重传统的平安道路前进，这是一条上帝向其信徒启示和君主为其臣民指引的道路。他受到上司们的器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还屈尊将他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要是他没有头痛症和神经质的毛病，也许他有望得到一个锦绣前程。但是因为病痛，休息成为他基本的需要。

他请求去负责一个乡村教区，并因此受命去了洛肯。这是一个贫穷的乡村，低矮的小房子就建筑在普鲁士和萨克森边境的辽阔平原上，地势分外荒凉。但是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对这地方还算满意，因为孤独幽静对他的身体是合适的。他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常常在黄昏时分把自己关在教堂里，在粗糙的风琴上即兴弹奏，他所属教区里的村民就会站在外面，带着羡慕的神情倾听。

牧师和他的年轻的妻子盼了四年才生下他们的头胎子。他出生在1844年10月15日，恰巧与国王生日是同一天。这种巧合令父亲更加高兴。“哦，10月，受到祝福的10月，”他在教区的登记簿上写道，“你在过去的日子里曾用欢乐将我淹没，但是在你带来的所有欢乐中，最深沉最重要的莫过于我为我的头胎子洗礼……我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将是你今世的名字，以纪念和你同日出生的高贵恩主。”

不久以后，这孩子就有了一个弟弟，接着又是一个妹妹。村里一些妇女还记得弗里德里希的幼年，以及尼采家庭早期一晃而过的快乐时光。弗里德里希学说话很慢。他总是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一切，不发一言。他两岁半的时候才说会了第一句话。牧师深爱这个沉默安静的儿子，总是喜欢在散步时把他带在身边。弗里德里希·尼采从来没有忘记过当父亲那双强有力的大手紧握着他的手漫步的时候，远处隐约的钟声在布满小池塘的广阔平原上空回荡。

不幸很快降临了。1848年8月，尼采的父亲从自家门口的石阶顶上摔倒了，头部猛烈地撞到了其中一级石阶的边缘。这次撞击招致了一场可怕的疾病，也或许是加速了原有疾病的逼进，对此人们实在难以作出断言。总之，路德维希·尼采失去了理智，并经过一年的神志不清和体力衰竭，最后去世了。当时尼采才四岁。在这段不幸的日子里发生的各种事件都在他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深夜的报警声，房子里的哭泣声，密室里的恐怖，死一般的寂静，尽情宣泄的悲伤，丧钟声，赞美诗，葬礼上的布道，深深埋在教堂石板底下的灵柩。对这类事件的了解对他而言来得过早，他为此深受震动。夜晚，他的睡眠常被梦幻打搅。他对某些早年的灾难有着预感。他做过很多梦，以下是他十四岁那年用朴实的文笔记下的一个梦：

“当一棵树冠遭到毁坏，等待它的只有枯萎，鸟儿也将离弃树枝。我们家的树冠已经受到毁坏，欢乐离弃了我们的心灵，代之而起的是深广的悲哀。然而就在我们的伤口在接近愈合之际，它整个又被痛苦地重新撕裂。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听到了忧伤的风琴声，就像在葬礼上听到的一样。我正想试图探究这音乐的起因时，一座坟墓猛然裂开了，从里面走出了我身穿寿衣的父亲。他穿过教堂，重回时怀里抱了一个小孩，接着坟墓再次裂开，父亲消失在里面，墓石重又移回原处。在这当儿，风琴的哀诉立即止住，我惊醒了。第二天早上，我把梦告诉了我亲爱的母亲。紧接着，我的小弟约瑟夫病倒了，经过几个小时的神经危机，他终于死了。我们悲伤至极，我的梦完全应验了，因为小弟的尸体就被安埋在他父亲的怀里。经历了这双重灾难，天国之父成了我们惟一的安慰。这时将近1850年1月底。”

Am. fünfundzwanzig Oktober, 1844 Niedersachsen	Am. vierundzwanzig Oktober.	Friedrich Wilhelm (Geb. 2. 11.)	H. Carl Ludwig Nietzsche, Hans. offic.	Franz von Eschen geb. Oehler am 9. Okt. 1844 18. Jg.
---	-----------------------------------	---------------------------------------	--	---

尼采之父为尼采填写的出生和受洗登记表



洛肯的教区牧师住宅，1844年尼采出生于此。他这样写道：“不可否认，这个地方已经烙刻在我的灵魂上。”

这年春天，牧师的遗孀离开了教区住宅，移居到萨勒河畔瑙姆堡附近的小镇上，这里离她自己的亲戚近一些，他们就住在相邻的乡间。她丈夫的母亲和姐姐也搬过来跟她一起住在一幢小房子里，一开始还处在悲痛中的孩子们对此也慢慢习惯了。

瑙姆堡是个为王室效忠的城市。受到霍亨索伦王室的眷顾并效忠于他们的王朝。由官僚和牧师组成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跟他们的家属和几个乡绅住在长满绿草的城墙内，城墙上有五道城门，一到夜晚它们就关闭了。他们的生活刻板严谨，井井有条。都市教堂里的钟声一旦敲响，就会响彻整个小镇。是这钟声把它叫醒，送它入眠，召集它去参加国家和宗教的节日典礼。作为一个孩子，尼采的生活也是刻板严谨、井井有条的，他的天性与瑙姆堡的习俗一拍即合，同时他活跃的心灵也敏于发现新生活里的美好。阅兵仪式，有风琴伴奏和合唱的宗教典礼，盛大的周年庆典都令他赞叹不已。每年一度的圣诞节的来临都会令他深受感动。他的生日虽然不能像圣诞节那样深沉地打动他，却是给他带来巨大快乐的源泉。

“我的生日也就是我们敬爱的国王的生日，”他这样写道，“在那一天，我总是被军



尼采的舅妈



尼采的祖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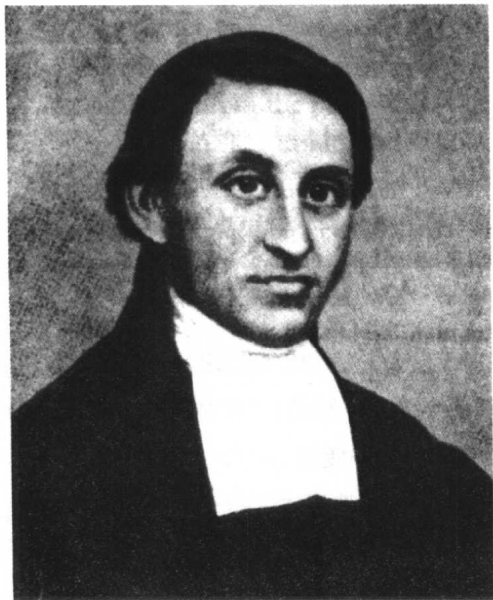
乐声唤醒，接着收到各种礼物。庆祝仪式很快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一块儿去教堂，尽管在那里听到的布道词并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特别祝福，我却总是挑选其中最好的言论自我嘉奖。接着我们全部聚集在学校，以便庆祝这个重大的日子……集会结束之前，大家会合唱一支优美的爱国歌曲，接着主持人宣布散会。接下来的时刻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我的朋友们来了，我们一块儿欢度快乐的一天。”

弗里德里希没有忘记自己的父亲，并且希望以他为榜样，跟他家族里的其他男性一样成为一名牧师，成为上帝的选民和代言人。他没法想像还有更为崇高的职业，也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尽管他还很年轻，却拥有一颗高度严格、一丝不苟的良心。微不足道的责备都会刺痛他的心，他喜欢独立行事，不要别人帮忙。只要他心里感受到有任何顾虑不安，他就会躲避在某个偏僻角落，把自己隐藏起来审查自己的良心，他也不会再跟妹妹一块儿玩耍，除非他通过深思熟虑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了谴责或者辩护。一天，倾盆大雨突然而至，他母亲看到他虽然没有带雨伞或斗篷，却像平常一样迈着缓慢的步伐从学校回来，她叫住他，于是他稳步走到她面前，“老师总是教导我们不要在街道上随便奔跑。”他解释道。他的伙伴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小牧师”。每当他给他们大声朗读《圣经》里的某一章节时，他们就带着敬意安安静静地倾听。

对于自己的声誉他从不马虎。“只有当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严肃地教

导妹妹，“他才能成为世界的主人。”他生性骄傲，并对尼采家族的高贵血统深信不疑。他的祖母总是热衷于给他讲述家族的传奇历史，尼采和妹妹伊丽莎白[又译利斯贝思。]过去总是对此满怀幻想。他们的远祖是居住在波兰的伯爵，名叫尼兹克。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他们反抗宗教迫害，与天主教会断绝了关系。自此开始了他们悲惨的流浪生活，从一个村落被驱逐到另一个村落，无家可归达三年之久。他们的儿子在流亡前夕出生，他们带着他一块儿流浪。虽然儿子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但是由于母亲全心全意、始终不渝的看护，他仍然奇迹般地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活到高寿，并且把强健和长寿这两个优点传给了他的后代。

听这类优美的传奇从来不会令弗里德里希感到厌倦。他还经常主动要求别人给他讲波兰民族的历史。贵族们骑在马背上，聚集在辽阔的平原中央，选举他们的国王，地位最低下的人也有权利违背他人的意志投上自己的一票，这一切令他深受感动，羡慕不已：他深信不疑，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种族。“一个尼兹克伯爵决不会撒谎。”他对妹妹如是宣称。的确如此，这些在三四十年之后鼓动着他的工作的强有力的激情和愿望早就使这个有着突出前额和大眼睛的孩子虎虎生风。而他在家总是被那几个可怜的妇人温柔地抱入怀中，百般爱抚。等他长到九岁的时候，他的兴趣扩大了。音乐通过他在教堂里听到的汉德尔的合唱曲向他开启了一重境界。他开始学习弹奏钢琴，并且即兴



尼采的父母，卡尔·路德维希·尼采牧师和弗朗兹斯卡·奥勒。前者婚后六年死于脑力衰竭，后者比其丈夫小13岁。

演奏，同时诵唱《圣经》作为伴奏。母亲开始感到不安，她回忆起了丈夫的命运，他也跟这孩子一样，过去经常在洛肯弹奏风琴，也常即兴演奏。

创造的天性——一种已经开始表现出某种专横残暴的天性——紧紧抓住了他。他开始创作优美的旋律，狂想曲和一首接一首的马祖卡舞曲，献给他的波兰祖先。他也写诗，每年的周年纪念日，他的母亲、祖母、姑姑和妹妹都会收到一首他的配乐诗。甚至连游戏本身都变成了工作的借口。他起草了包括各种原则和建议的说教性的论文，并把它们分发给伙伴们看。一开始，他教他们建筑学，接着在1854年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困期间研究了弹道学和设防地的防御，该地被占领以后，他难过地哭了——因为他热爱所有斯拉夫人，憎恨革命的法兰西。在此期间，他还和两个朋友一同创办了一个艺术剧院，上演古代戏剧和早期文明剧，其中的《奥林匹斯山诸神》和《奥卡达尔》就是他创作的剧目。

他小学毕业后在瑙姆堡上了中学。一进中学，他就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才华，以至于他的老师们都建议他的母亲把他送入质量更高的学校学习。这个可怜的妇女犹豫不决。她更愿意让孩子离自己近一点。

此时已是1858年。尼采在这一年度过的假期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跟往常一样，他在波布莱的乡间度假。那里掩隐在绿树成荫的群山下，坐落在河水清冽、缓缓流淌的萨勒河畔。每天早上，他都要去河里洗澡。他的外公外婆让他跟妹妹伊丽莎白跟他们住在一起。此时的他对这种充实丰富的生活感到很满意，不过他的内心却因为前途未卜而有点忧心忡忡。

青春期就要来到了。也许他就要离开自己的亲人，结交新的朋友，住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怀着些许焦虑展望着他将要走的人生道路。他回忆起孩子气的往事，整个漫长的童年时期，对此，无人可以报之以嘲笑。那远逝了的十三个年头，充满了最初的慈爱和忧伤，充满了对壮志凌云的灵魂骄傲的渴望，充满了对音乐和诗歌的卓绝的发现。大量回忆涌上尼采的心头，它们栩栩如生，扣人心弦。感情丰富的尼采突然之间为自己感到陶醉了。

他拿出钢笔，用了十二天的时间写就了一部自己的童年史。写完之后，他高兴极了。

“此刻，我已经恰到好处地结束了我的笔记。”他这样写道，“我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我写作的时候怀着巨大的喜悦，丝毫也没有感到些许疲倦。回顾一下早年的生活历程和灵魂的发展轨迹是件深有意义的事情。我已经诚实地记述了所有的事实，不带诗意，不加修饰。但愿我以后还能多写一些像这样的东西。”

紧随其后的是四行小诗：



尼采的母亲，她的呵护和关爱是尼采一生中最持久的精神支柱。1845年。

生活就如一面镜子，
我们从中认出自己，
这是第一要务，
务须努力求索。[原文为德语。]

普尔塔学校坐落在萨勒河畔，距离瑙姆堡五英里远。自德国存在之日起，普尔塔就已经有了老师和学生。早在12世纪的时候，西多教团的僧侣从拉丁西部过来，想要改变斯拉夫人的宗教信仰。他们获得了这片绵延于河的两岸的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在土地四周建筑了高高的围墙，修建了房子和教堂，还建立了一套流传至今的传统。到了16世纪，他们被萨克森君王驱逐了，但是他们的学校仍然得以延续，他们的那一整套教学

方法也被定居在里面的路德教派的信徒们保留下来了。

“孩子们要被培养起来适于过宗教生活。”这份教育指导写于1540年，“他们要接受六年的文学知识和道德戒律的训练。”学生们必须离开家，与老师们呆在一起。学校有固定的规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禁止任何安闲逸乐的行为方式。还有一套明确的等级制度：最大的学生要照管最小的学生，每个老师指导二十名学生。开设的课程有宗教、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在这所古老的修道院式的学校里，德国民族所特有的一丝不苟、人道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结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根深蒂固的联盟，形成了一种卓有成效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格。许多非凡卓绝的人物都在普尔塔受过教育：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费希特——即哲学家、教育家、爱国者是该学校引以为荣的骄傲。长久以来，尼采就渴望能去普尔塔学习。1858年10月，他被授予一份奖学金，从此离家进了这所学校。

此刻起，他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一段时间。一桩带有英雄色彩的孩子气的逸事是他第一学期留给人们的惟一回忆。穆奇乌斯[穆奇乌斯：传说中的罗马英雄，在伊托鲁里亚的克鲁西姆王波尔杉纳亲征罗马的时候，他自告奋勇前去行刺，未遂被捕。当他被带到波尔杉纳面前时，为显示其无畏精神，把右手放进身旁熊熊燃烧的火堆里，看着火焰把手烧焦而不缩回。波尔杉纳为其勇气所动，将他放回罗马。后来穆奇乌斯的右手残废，被市民称为“左撇子穆奇乌斯”。]的故事在他的一些同学眼里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他们否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没有一个人会有勇气把手放进火里。”这些年轻的批评家们这样认为。尼采不屑于抗辩，只是伸手从炉中抓出一块燃烧的煤，把它放在自己的手掌里。他终身保留着这块被烧灼的疤痕，并且历久如新，因为为了让如此荣耀的一块疤痕保持原状甚至更加显眼，他还小心翼翼地让融化的蜡流过这道疤痕。毫无疑问，要忍受这种新生活对他来说是不易的。他很少玩，也不愿意接近陌生人。再者，在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里养成的温柔之风使他很难适应普尔塔的清规戒律。他每个星期只在星期天下午外出一次。其时他的母亲、妹妹和他在瑙姆堡的两个朋友到校门口接他，与他一起在附近的小酒馆里消磨剩下的时光。

1859年7月，尼采获得了一个月的自由。在普尔塔，这是学生们最长的假期。他重访了他喜爱的故人旧地，还匆匆旅行了耶拿和魏玛。在学校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只写了作为功课不得不写的东西，可是现在，写作的灵感和乐趣又重返他身上，于是他把自己的夏日印象写成一篇略带悲怀的抒情散文。

他这样写道：“当我们离开暗黑的围场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我们背后的天空沐浴在金色霞光里，我们头顶的上空闪烁着玫瑰色的云彩，城市匍匐在我们眼前，静静憩息在夜晚的和风里。啊，威廉，我对我的朋友说，还有什么事情比我们结伴漫游全世界更快乐呢？哦，快乐的友谊，忠诚的友谊！呵，呼吸一下这美丽的夏夜气息吧，这花香，

还有这绯红的晚霞！难道你没有感觉到你的思潮正在高歌升腾吗？它就像是欢歌的云雀，栖息在金光灿灿的云端。瞧这夜晚的奇观！这就是展现在我面前的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的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一部分被封锁在暗黑的阴影里，其余部分则飞升于自由的空中！就在那一刻，我们的耳朵被一声尖锐的叫喊撕裂。那声音发自我们路旁的疯人院。我们的手握得更紧了，就好像是某个恶魔扇动着险恶的翅膀触及到了我们。滚开，你这邪恶的势力！即使是在这样美丽的世界里，也还存在着痛苦的灵魂！但是痛苦又是什么呢？”

8月初，他重返普尔塔，心情跟第一次到那里时一样悲哀。他无法接受此地粗暴的约束，再加上无法停止对自身的反省，他连着几个星期都记着详细的日记。这些日记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支配时间的以及他每一天的情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日记刚开始时记述的是老师们所说并经他改写的鼓舞士气的格言警句，用以对抗厌倦无聊。接下来记述的则是他的学习、娱乐、阅读和令人沮丧的病痛。他那颗感情丰富的童心有时反抗着，有时又顺从于印象并痛苦地服从于某种戒律。每当情感澎湃的时候，他就放弃写散文，因为散文还不具有足以宣泄忧郁哀感的音乐性。这些时候，节奏和韵律涌现出自身，他在灵感的驱策下写下一些韵文、四行诗或是六行诗。但是他从不主动寻求和紧抓不放这种诗情澎湃的时刻，他所做的只是当它来时跟随它，一旦诗情减弱，散文就立即取而代之，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对白一样。

然而，普尔塔的生活有时也会被子刻单纯年轻的快乐所照亮。比如学生们外出散步，合唱，洗澡。尼采参加了这些愉快的活动，并对此作了描述。每当天气过于炎热时，水中生活就取代了书斋生活。两百多个学生就会齐声唱着歌，踏着合拍的脚步到河边去。他们会按照原来的队形跳进水中，顺流而下，直游得筋疲力尽却又兴高采烈。接着老师的口哨声吹响了，孩子们便爬上岸边，穿上由一只尾随其后的渡船送过来的校服，又唱着歌，秩序井然地回到学校，继续各自的功课。“这实在是棒极了。”实际上尼采就是这样说的。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8月底。日记中断了八天，接着是六天，接着又是整整一个月。等他又重新开始记日记的时候，已经是这本日记要结束的时候了。

“自从我开始写这本日记以来，我的心境已经完全改变。那时我们还置身于夏末的一片葱茏中。而现在，唉！我们是在深秋。那时我还是一个小男孩，而现在我已经快变成大人了……我的生日来了又去，我逐渐变老——时光匆匆，就好比是春日的玫瑰，欢乐易逝，就像是涧流里的泡沫。”

“此时此刻，我感觉自己被强烈的求知欲攫住，这是对知识、对世界文明的渴望。这一冲动是被我刚才读到的洪堡的书刺激起的。但愿它能像我对诗歌的热爱那样持久不衰。”

这一时期，他着手制订了庞大的学习计划。在这一学习计划中，他把地质学、植物学、天文学与拉丁语读物、希伯来文、军事科学以及各种技能的学习结合在一块儿。“首当其冲的研究对象是宗教。”他说，“它是所有知识的基础。无比巨大的就是知识的领域，永无止境的正是对真理的追求。”

在这男孩的孜孜研读中，冬天和春天已倏忽而逝。他的第二个假期来临了，接着又是第三次返校，其时正逢普尔塔校园里巨大的橡树被秋季脱去了绿装。此时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已到了十七岁，他感到心情悲哀。过去长时间内他都一直强迫自己对生活采取痛苦的惟命是从的态度，他已经阅读了席勒、荷尔德林、拜伦的作品，他梦想着古希腊的神祇以及那个阴沉的曼弗雷德，这个法力无边的魔术师，倦怠于自己的万能，徒劳地想去死亡中寻求安宁，而死亡早已被他自己的艺术所征服。老师们上的什么课才是尼采所喜欢的呢？他对几行浪漫主义诗人的句子进行了深思：

痛苦即是知识，那最深地体味了痛苦的人，
才能悲悼致命的真理，
知识之树并不等同于生命之树。

Liebe Marianne!
 So lieb habe ich mich immer zu dir
 Du auf deinem lieben Brief zu schreiben.
 Ich habe mich heute Abend zu setzen, und
 auf mich aufpassen wird, nämlich der Herr
 Deines Fiklas fahre. (M. Marianne, am 9. u.
 Nov. 1800) Ich habe dich sehr geliebt,
 aber nach M. Marianne und alle sind nur
 geduldiger. Ich habe dich, zu dir, sehr
 lange Zeit, nach der Verlobung angetroffen
 waren. Ich ging zu dir & dir alle
 Pflichten danken in. Ich habe dich sehr
 geliebt und dich & alle Marianne, die

1859年，15岁的尼采致母亲的信。

他最终厌倦了这一切。他渴望着能从日常课程中和占据他全部生活的功课中解脱出来。他会独自聆听发自灵魂的独白，并由此开始理解他大脑里充溢着的幻想。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母亲和妹妹吐露了，向她们宣布他将来的计划已经作了改变。一想到大学他就厌烦，他想做的不是教授，而是音乐家。母亲对他晓之以理，这才使他稍稍平静下来。但是她的成功没有持续太久。他喜欢的一个老师的逝世结束了他内心的混乱状态。他忽视功课，与人隔绝，终日冥想。

他经常写作。从孩提时代起，他就表现出了驾驭语言和清楚表达思想的天赋能力。他接连不断地写着，所有不安的阴影都在他的笔下向我们披露了。他考察了庞大的浪漫主义体系和阴沉、纷乱、冰冷无情的科学体系。这种开阔的读书视野在使他着迷的同时又使他惊恐。那些在童年时代养成的虔诚的生活方式仍然影响着他，他像谴责罪恶一样谴责在自己身上冒出来的对宗教胆大妄为的否定倾向。他尽力保持着逐日减弱的宗教信仰。他没有用法国人或天主教徒那种尖锐的方式摆脱信仰，而是缓慢地心有余悸地离开它。缓慢，是因为他对那些代表着他的过去，代表着他对家庭和父亲的全部回忆的教义和信条有着敬意；心有余悸，是因为他清楚弃绝了宗教所带来的安全感，他就找不到新的信仰安全来取而代之了，面对的只会是措手不及的一大堆问题。对被迫作出选择的巨大压力的权衡令他辗转思量。

“如此事业需要的时间不是几个星期，而是终生。”他这样写道，“仅仅依据一个孩子思索的结果，任何人都胆敢以之为武器摧毁两千年的权威，而这一权威被所有世纪以来最深邃的思想家们保证过，这是可能的吗？仅仅根据他自己的纯粹幻想和思想雏形，任何人就会冒险把宗教的痛苦和祝福从身边一掌推开，而这一宗教早已深深渗透进了历史，这又是可能的吗？

“要一劳永远地解决人类思想几千年来无休止交锋所围绕的哲学问题；要革命性地推翻那原先把人类提高到真正属人的高度并被人类中之最高权威所接受的信仰；要在对哲学或者自然科学所带来的一般性后果知之甚少的情況下把二者结合起来；要在理智还没有掌握全部历史的统一性和那些最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从自然科学里推衍出一套真实的体系——这一切只能是鲁莽轻率的大作。

“那么人类又是什么呢？我们几乎不知道它是整体中的一个阶段，大化流行中的一段时间还是上帝随心所欲的创造物。在历经植物界和动物界这些中间阶段的漫长进化以后，人类在所有方面都比石头更为优越吗？此后它将向着完美的存在前进吗？或说历史为它准备了什么结局？是否基本的大化流行永无止境，人类将永远在去成为的过程中？什么是这个巨大的生命之钟的发条？所有这一切都还是个谜。然而无论被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浩瀚时间延续多久，它的每一分钟又都是在当下。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就这样被镌刻



1861年，穿着坚信礼服装的尼采。当时一个医生这样描述道：“他神情怪异，目不转睛”。

在钟面上：时针永在走动，当它到达十二点的时候就又开始新一轮旋转，这新的一圈开创的就是人类史的新时期。

“没有向导，没有指南，年轻的大脑要在疑问重重的汪洋大海里探险只能迷失或者发疯。大多数冒险者都被风暴打垮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发现新大陆……我们的全部哲学经常在我面前呈现为是十足的巴比塔……其可悲的结局是对大众思想的无休止的打扰。当大众发现整个基督教思想是建立在虚妄不实之词上时，我们必然会迎来一次巨大变革。上帝的存在，永生，《圣经》的权威，启示，这一切永远都是个问题。我试图否定这一切，但是，唉！摧毁是容易的，问题是创造。”

在这些字里行间显露出来的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天才啊！弗里德里希·尼采明确地提出了此后占据他全部思想的疑问并且预见了他将作出的搅乱人心的有力答案。这些答案

就是：人类就是虚无；是上帝随心所欲的创造物；一次荒唐的开始把它驱向永无休歇的无穷开端，驱向永恒轮回；一切权威最后都可归因于力量，而力量是盲目的，仅仅服从于机会……

弗里德里希·尼采不肯定什么：他不喜欢在重大问题上仓促地下结论。只要还有犹豫，他宁愿选择回避它们。然而一旦他投身于其中，那必将是全力以赴。那时，他还想对他的想法有所保留。但是这些想法却情不自禁地涌流于他的笔下。他写道：“我们往往在应当勇于直面我们的命运的当口，服从于上帝的意志或是服从于谦卑的态度，这无非只是为了掩饰当时所感到的懦弱和胆小罢了。”尼采全部的伦理观和英雄观就包含在这不多的几句话里。

我们已经列举过这段时期内尼采最爱的作家：席勒、拜伦、荷尔德林——其中他最喜爱的又数在当时毫不出名的荷尔德林。他发现了，就像一个人只消一眼就于人群之中发现了他的朋友一样。这是一次非凡的遇合。此刻这位少年尚未展开的人生与这位刚刚逝世的诗人极为相似。荷尔德林也是位牧师的儿子，也同样希望能子承父业。1780年，他和黑格尔、谢林在蒂宾根大学同窗研读神学。也就是在那时，他摒弃了宗教信仰。他开始熟悉了卢梭、歌德、席勒和浪漫主义的陶醉。他既热爱大自然的神秘也喜欢希腊心灵的清澈，梦想着能在一部德语作品里把二者完美结合。由于困窘，他不得不过一个贫困诗人所过的那种艰难生活。他做过家庭教师，他忍受着呆在富人家庭里的无聊，在那里他总是被人瞧不起，惟一次特例又得到了过分的爱——这是一次以失望告终的短暂热狂。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喜欢那里的空气和人民。他一边工作一边用空余时间写作。然而这种靠家庭资助的生活令他的自尊心感到受了伤害，他又再次离开了。他发表了一些诗作，在这些优美的诗篇里，这个默默无闻的德国天才唤来了奥林匹斯山诸神，让他们居住在苏比亚茂密的森林和莱茵河地区，然而公众对此不感兴趣。郁郁不乐的荷尔德林梦想着更为广阔的创作，但那只是一场梦：德国本身是一个世界，古希腊则是另外一个世界，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要把浮士德的胜利和海伦的被劫掠镌刻进永恒的文字，这一切都需要歌德似的灵感。荷尔德林用散文创作了一首诗里的几个片断：他的英雄是一名年轻的希腊人，他悲悼自己的民族——查拉斯图拉的不堪一击的祖先的覆灭，倡导一种勇敢人性的再生。他创作了三幕悲剧，其主人公是英雄恩培多克勒——即阿格里真图的暴君、诗人、哲学家、傲慢的民众煽动家，一个因为过于伟大而与其他希腊人格格不入的希腊人，一个魔术师。剧情讲的是拥有万物的恩培多克勒厌倦了生活所能提供给一个人的所有满足，隐退到埃特纳山巅，把家人、朋友和苦苦哀求的群众打发走，然后在一个黄昏，在落日的余晖中纵身跳进了火山口。

作品充满了力量，可是荷尔德林把它放弃了。郁郁寡欢使他身体衰弱同时又令他情